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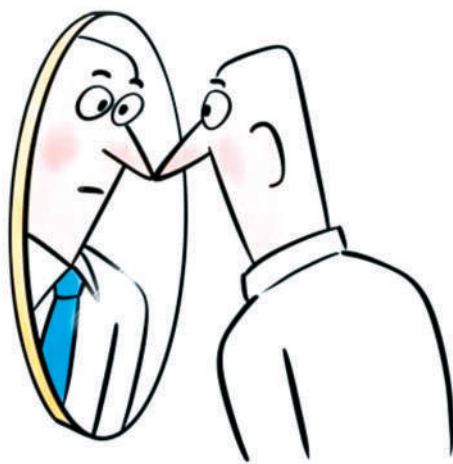
近段时间,因被指硕士毕业论文及多篇学术论文涉嫌抄袭,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贾浅浅再度引发公众关注。早在五年前,她就因《朗朗》《雪天》等屎尿屁诗歌被群嘲,和薛蟠体、宗昌体一样,浅浅体自此沦为笑谈。那些屎尿屁诗歌是否真正出自贾浅浅之手,目前尚且存疑;抛却恶搞和调侃,贾浅浅的文学造诣到底如何,也是见仁见智,没有定论。

然而,在众多不确定中,有一点似乎是形成共识的:贾浅浅的文学之路、学术之路始终在父亲贾平凹光环的笼罩之下,她目前所得的名与利,很大程度上是藉父之名。试想,如果不是贾平凹的人脉和声望,贾浅浅那些饱受争议的诗歌,怎会得到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以及知名诗人臧棣、欧阳江河等的力捧。再者,贾浅浅的硕士毕业论文、重要期刊论文等,研究的无不是父亲的书法、绘画、小说,在此不妨套用牛顿的一句话:如果说我的论文比别人的更好发表,那是因为研究的是我的名人父亲。

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生儿会打洞,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狗熊儿混蛋。在许多国人的意识里,由宗法制衍生的血统论根深蒂固,至今未能彻底走出其桎梏。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回忆

莫做空头文学家

□徐冬



少一些自以为是
多一些自知之明

工作和成长经历时,多次提到因不能写文章而遭受外界质疑。血统论支配下的公众预设是这样的:作为鲁迅的儿子,周海婴理应继承文学天赋,并能写出如父亲般深刻的文章;而现实落差却是这样的:周海婴在文学方面愚钝,背诵古文很困难,念了很多遍,还是一团糨糊。由此可见,对子女而言,父母的万贯家财可以继承,名望地位可以传承,唯独才华禀赋不能代际复制。

孩子长大,尚无才能,可寻点小事情过活,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这是鲁迅在遗嘱中给周海婴的告诫。我们无从得知,这是鲁迅对儿子综合评判后的具体裁定,还是指点性的宽泛要求。但无论是何种因由,都彰显出大先生一贯的人间清醒。由血统论所滋生出的子承父业、克绍绍箕之类的大众心理期待,极易对文二代和他们的名父母形成巨大的舆论裹挟,使

其在人生规划上不能听凭自己的内心、不能依据子女现实的禀赋做出理性的抉择。试想,如果鲁迅在遗嘱中,以遗命的形式强制要求周海婴从事文学创作,那对毫无文学天赋的周海婴而言,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!

然而,古往今来,秉持大智慧、保持大清醒的人,毕竟是少数。从五年前诗歌作品遭吐槽、被恶搞,到如今毕业论文涉嫌抄袭被调查,贾氏父女可谓是灰头土脸、狼狈至极。其实,父辈的光环对文二代,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,它既能帮你快速铺平道路,让你轻易达到别人奋斗多年都达不到的高度,也能一下将你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、置于人肉搜索的放大镜之下,搞得你晕头转向又无处遁形。更可怕的是,这光环会吞噬你自身的努力,影响你人生的信用:你付出十分,别人会认为九分靠父荫,你取得实绩,别人会质疑你是资源咖。总之,你稍有差池,那就是德不配位。

铭记父亲教诲,不做空头文学家的周海婴最终投身所擅长的无线电领域,并小有建树。当然,和他那位伟大的父亲相比,周海婴只能算是个普通人。然而,走出父辈光环(某种意义上也是阴影)的笼罩,撕掉文二代的标签,做一个不需伪装矫饰,活出自我本真的凡人,不也挺好吗?

文坛乱象始于何时?乱象既出,趋之若鹜者有之,隔岸观火者有之,痛心疾首者亦有之。面对文学,背对文坛,遂成有文人风骨而独善其身群体的共同宣言,不随波逐流成一时清流。在文坛的大染缸里沉浮,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,泾渭分明,成一时之两大风尚。

文坛终归不清净,乱象频现,不断刷新人之三观。

且不说报刊众多,派系丛生,各自的山头或圈子成隐形堡垒,潜规则盛行,明里暗里礼尚往来,基层作者上稿难于上青天;也不说抄袭恶习死灰复燃引发轩然大波,作协主席、副主席抄袭者频频现形,却死猪不怕开水烫,三缄其口,而文学批评也是集体失声。我只说越来越多的名作家频频现身各级各类主题征文大赛,热衷于当评委品头论足,甚至直接参与评选捞奖,在文学圈里引发质疑甚至愤怒:名家吃相实在难看!

据好事者查实:连续举办十届的十月文学奖,第21届获奖者,名家居多,多为各级作协主席或副主席,新人奖除外(底线终究没有突破)。对于不断参加各级各类主题征文的非主席非副主席的写作者来说,犹如晴天霹雳,又如醍醐灌顶,继而脊背发凉:自己屡战屡败,原来另有隐情!毋庸置疑:基层写作者与作协主席、副主席之间,肯定有差距,毕竟能

四处捞奖忙,身与名俱裂

□贺有德

混到作协主席副主席,想来也有两把刷子。但问题来了:作协主席、副主席是干什么的?为一己之利沽名钓誉?不遗余力扶植文学新人?进一步说,参与评奖似乎无可非议,几乎一网打尽便让人蒙圈了,甚至匪夷所思了。作协主席、副主席纷纷出手,有的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,难道文学大奖是为那些主席们而设的?参与征文大赛评奖,也不至于四处参与,要不吃相真的难看!

显而易见,那些名家、主席们如此作为,看似捞名,更重捞金。名利双收,重在后者。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金钱忘不了,《红楼梦》里的《好了歌》,没想到是为这些主席们唱的。

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茅盾文学奖,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多年,有人评说开始出轨了:近几届获奖者,那些名家、主席们越来越多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,一旦不在位,必人走茶凉,趁着在位的黄金时期,再不捞金就晚啦!从蠢蠢欲动到纷纷出动,争先恐后,便有了第21届十月文学奖获奖群体多主席这一出。

有好事者爆料:某位曾经位高权重、如今年事已高且德高望

重货真价实的名家,不顾高龄四处活动,曾参与并荣获漓江文学奖,亲临颁奖现场领奖,遭到不少人质疑。说实话,何必呢?不怕晚节不保?最奇葩的当推第五届丰子恺散文奖的评选,拿奖拿到手软的贾平凹大师的《消息》竟然荣获特别奖,这可够特别的:这《消息》堂而皇之地发表在名刊《十月》2025年第2期上,体裁明明白白写着长篇小说!长篇小说荣获散文特别奖,像极了那个遥远的童话《皇帝的新装》,这真是把童话变成了现实!

更有甚者,那些名家或主席们捞金正在逐级深入,开始渗透到县市级的地方性文学奖,让人匪夷所思。话说回来,像文学刊物经常刊发名家作品来装点门面一样,文学大赛频频出现主席们获奖,举办方也是为了用名家撑门面,抬高大赛的价位和含金量,花钱买名气。名与利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时候走到一起,是喜是悲?

即便是鸟,不管大鸟小鸟有名的鸟无名的鸟,尚且知道爱惜自己的羽毛,一有空闲便不停地清理,甚至跳入水中清洗;人为万

物之灵,难道反不如在我们眼里微不足道的鸟吗?

如果说,名家或主席们原本无心,被人怂恿,思维短路,一时糊涂,遭质疑惹众怒,那么,赶紧收手,从此金盆洗手,尚可保全后半生英名;若在物欲横流中迷失,进而乐此不疲,放任自流,则前半生英名尽毁,打上不雅标签,成为笑声中的悲剧,岂不可惜、可叹、可笑、可悲乃至可耻?

奉劝那些热衷于四处捞金的名家或主席们紧急刹车!要不然,前半生辛辛苦苦获得的荣誉或美名,后半生糊里糊涂地葬送了,何必呢?

不止文学奖如此,文学报刊也是如此,那些主席们的大作总是抢占各大报刊头版头条,一时风光无两,出尽了风头捞足了金。这样极容易给人一种错觉:没有这些主席们的大作,文学报刊是不是活不下去了?不想人性的贪婪,在热衷于捞金的主席们身上,在错综复杂、已非净土的文坛,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!

文学是用来净化人心的,弘扬真善美,鞭挞假丑恶,传递正能量。如今却被离奇扭曲,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。如此看来,在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,文学领域迫切需要一场不折不扣的反腐,唯有如此,才能刹住歪风,镇住邪气,让文学重归清流,重现文学的春天。